

揭穿美帝國主義 進行細菌戰的真相

[美國戰俘的供詞]

人 民 出 版

揭穿美帝國主義 進行細菌戰的真相

〔美國戰俘的供詞〕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目 錄

裁判美國細菌戰罪行的日子臨近了.....	人民日報社論一
美國戰俘供認美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	新華社四
美國帝國主義如何發動細菌戰爭的真相.....	
（美國戰俘伊納克的供詞）.....	六
美國戰俘伊納克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封信.....	一四
我被迫參加美國華爾街發動的非人道的細菌戰的經過.....	
（美國戰俘奎恩的供詞）.....	一七
我如何被迫參加美國華爾街發動的細菌戰爭.....	
（美國戰俘奎恩的廣播詞）.....	三一
美國戰俘伊納克和奎恩的簡歷.....	三四

裁判美國細菌戰罪行的日子臨近了

人民日報社論

美國侵略者向我中朝兩國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行，早已是鐵證如山不容狡賴的了。現在，我們發表被俘的美國空軍中尉凱尼斯·羅埃德·伊納克和約翰·奎恩兩人的供詞、廣播詞和公開信，這些文件再次揭穿了美國侵略者發動細菌戰的黑幕。

伊納克和奎恩都坦白地供認了基本相同的事實。從這些事實中，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國侵略者發動大規模細菌戰的時間，比我們所發現的爲早。前此，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務相朴憲永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所發出的聲明中，根據當時所得的確實材料，指控美國侵略軍從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起，用飛機向朝鮮前綫中朝部隊的陣地及後方，大量撒佈帶菌毒蟲。後來美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日益變本加厲，不但在朝鮮，而且向我國東北及青島等地，連續大量撒佈細菌。現在事實證明，美國侵略者這一次大規模的細菌戰，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據伊納克的供詞，他們開始執行這個罪惡行爲的命令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一月一日；據奎恩的供詞，他開始接受這個罪行的命令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第一次執行這個罪行的命令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一月三日。兩人供述這個罪行開始的時間，基本上是一致的，這就可以證明，至少他們所屬的美國空軍第三轟炸聯隊第三大隊開始執行這個罪行命令的時間，比我們過去所發現的要早二十多天。這證明我中朝方面所公布的材料是慎重的、確實的，而美國侵略者的罪行，則比我方所公布的材料要多得多，美國侵略者對於他們大規模進行細菌戰罪行的狡賴，從此也愈加證明其無恥。

了。

從伊納克和奎恩的供詞中，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狠毒計劃是極端秘密的。因為進行細菌戰是完全違反人道、滅絕人性的罪行，所以美國侵略者不但對外要極力掩飾，保守細菌戰的秘密；而且，即便對於美國軍隊中執行細菌戰任務的一般官兵，也不許他們過問這些秘密。伊納克在給人民志願軍的公開信中說明：「當開始使用細菌彈時，爲了保守秘密起見，他們告訴我們將細菌彈稱爲『不爆炸的炸彈』。」伊納克和奎恩的供詞都詳盡地說明了他們每次投擲細菌彈的前後經過，是那樣的鬼祟、神秘、不可告人。伊納克和奎恩又都供述了他們在去年八月間和十二月間，聽了關於細菌戰的秘密講課。這課程被規定不能對任何人洩露，即使在聽課者當中也不許談論。這些都充分證明進行細菌戰的美國侵略者的極端心虛胆怯的犯罪心理。

這樣不可告人的秘密狀態，也更加證明了美國發動細菌戰是蓄謀已久的。前此人們雖然已經知道，滅絕人性的美國侵略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就曾極力庇護惡貫滿盈的日本細菌戰犯，有計劃地研究和製造細菌武器；美國的化學部隊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就被派遣到朝鮮準備細菌戰；美國侵略軍於一九五〇年冬季因遭受中朝人民部隊嚴重打擊而狼狽敗退的時候，曾在平壤、元山一綫的南北地區使用了細菌武器；由美國侵略軍總部「衛生福利處」處長賽姆斯所指揮的一羣「細菌專家」，早已在美國的一〇九一號細菌登陸艇上，進行細菌武器的實驗。但是，近來被揭發的大量材料，使人們愈加認清了美國侵略者的這個罪惡的行爲，是長期蓄謀的結果。

我國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對於美國侵略者向中朝人民進行細菌戰的瘋狂絕頂的罪行，絕對不能容忍。我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來部長對於美國細菌戰罪行提出堅決抗議的兩次聲明，我國各民主黨派、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務相朴憲永先後發表的聲明，完全代表了中朝

人民的嚴正態度。世界和平理事會執行局奧斯陸會議所通過的爲反對細菌戰告全世界男女書、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約里奧——居里嚴斥美國進行細菌戰的聲明，代表了全世界正義人類的堅決主張。我國人民所組織的「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和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所派遣的調查團，在朝鮮前綫和後方以及我國東北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的結果，收集了美國進行細菌戰及使用化學武器的大量罪證，並已分別發表了調查報告。世界和平理事會執行局又決定成立了一個由科學界、法律界和宗教界最有威望的代表參加的國際委員會，繼續調查美國細菌戰的罪證。關於美國進行細菌戰的一切人證和物證現在都更加完備了，我們可以斷定：正義人類對於美國侵略者的細菌戰罪行的最後裁判的日子已經臨近了。

（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

美國戰俘供認美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

新華社

正當美國政府使用各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企圖狡辯抵賴它在朝鮮與中國所進行的細菌戰的滔天罪行時，我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所俘獲的兩名美國空軍人員，對美國政府在朝鮮有計劃地大規模地使用細菌武器以虐殺朝鮮和平人民及朝中士兵的罪行，提供了不可爭辯的親身投擲細菌彈的證據。一月十三日夜十一時我軍在安州擊落美軍W-2型第六〇〇號飛機一架。飛機中的美國空軍人員四名，其中二名：機械師坎拜爾中士及轟炸手唐內士中尉在飛機被擊落時斃命，另二名跳降落傘在順安附近被我志願軍俘獲。被俘的美空軍人員爲中尉領航員凱尼斯·伊納克軍號A O二〇六九九八八與中尉駕駛員約翰·奎恩軍號一七九九三A，同屬美第五航空隊第三轟炸聯隊第三轟炸大隊第八轟炸中隊。據伊納克供稱：他曾於去年八月二十五日與其他十名駕駛員、十五名領航員一道聽了細菌武器的秘密講授課程。於今年一月七日在北朝鮮黃州投擲細菌彈兩枚，於一月十一日在中和城西沿投擲細菌彈四枚。奎恩則於去年十二月中旬聽過細菌戰課程。於今年一月四日在平壤南邊投擲細菌彈四枚，一月十一日在軍隅里東北投擲細菌彈兩枚。他們對於這些罪行已經供認不諱，而且已經詳細地寫成自白書交與朝中人民軍隊當局。從該兩俘的自白書中，暴露出美國政府早已蓄意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事實，並爲此作了足夠的準備。至少遠在去年八月，美國侵略者即在美空軍中進行細菌戰的訓練，並預料在北朝鮮進行細菌戰的結果將有可能牽連到南朝鮮，因此又在部隊中經常舉行防禦細菌的課程講授，對部隊注射「因軍事秘密而不

能公開的疫苗」，以預防自己部隊感染了自己親手撒佈的病菌與病毒。同時，該兩俘虜供稱：美軍於今年一月一日開始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爲了不使他自已部隊內有更多的人知道真情，並規定在彙報中將細菌彈改稱「不爆炸的炸彈」。但是美國侵略者在朝中境內使用大量毀滅人類的武器的事實已鐵證如山，絕不是用障眼法就可以蒙蔽世界人民的。我們要警告美國政府，它的罪行已激起世界上一切有良心人們的公憤。這種公憤已化爲堅決與強大力量，假若美國侵略者不停止這種暴行，它必將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正義的裁判。

(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訊)

美國帝國主義如何發動細菌戰爭的真相

（美國戰俘伊納克的供詞）

新華社按：這一材料是美籍俘虜凱尼斯·羅埃德·伊納克在審詢過程中坦白出來的。該俘虜軍階是空軍中尉。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一日，他所屬的第三轟炸聯隊駐紮在日本岩國基地。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他隨該聯隊遷往朝鮮羣山基地，擔任B-29型轟炸機夜間領航員的任務。他在朝鮮曾執行過三十二次飛行及轟炸任務。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及十一日曾先後兩次在北朝鮮黃州及中和兩城投擲細菌彈六枚。在黃州投兩枚，中和投四枚。旋於一月十三日在平壤西北被我擊落。

一九五一年八月的最後兩週，我在日本岩國。就是在八月間，第三轟炸聯隊正往朝鮮羣山遷移，最後遷移的是地面學校，它於九月初遷往羣山（按俘虜口供：地面學校的任務是訓練飛行地圖等課程）。我在岩國的時候，大約有十五個新自美國調來的航空戰鬥小組參加地面學校的學習（按俘虜口供：每一小組有四人，共六十人）。該地面學校課程內容和400戰鬥人員訓練大隊學校的課目並無兩樣，我們領航員所學的是領航，B-29及朝鮮的課程和問題，目的在於使我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工作，更好地準備作戰中的飛行。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我們在地面學校領航班教室中參加了一堂秘密課。照我所記得的，共有十名駕駛員和十五名領航員出席聽講。在駕駛員中，我記得有白勞頓尉官，斯密特尉官和萊麥克上尉。在領航員中，我記得有白朗尉官，哈地尉官，戴古尉官，吉林斯基尉官，

格爾文尉官，拉遜尉官和我自己。除開曾經和我一道在蘭利機場工作過的之外，其他的駕駛員和領航員我都不認識。教課人員是一個非軍事人員（普通平民）名叫威爾遜先生。除他之外，並無其他教官參加。

威爾遜先生告訴我們，他的課程是有關細菌戰爭的。他對我們說：雖然我方在當時並無計劃使用細菌戰，但是我們可能有個時候要使用，因此這一課程是屬於秘密情報，我們不能對任何人洩露這一課程的內容，即使是在我們（聽課者）當中，也不許談論。

威爾遜先生的課程的主要部分是專門講解細菌戰所用的武器。他本人並未帶有標本，但他談論到各種各樣的撒佈細菌的方法；或者撒佈細菌本身；或者投擲昆蟲及動物來傳播細菌。

威爾遜先生的授課內容如下：

撒佈細菌本身的方法是：

1、投擲裝滿了混有塵埃與細菌的炸彈，這種炸彈將在半空中即打開來，並借風力散播帶有細菌的塵埃。

2、利用噴霧器裝置，由飛機直接散佈塵埃，因此在散佈塵埃的地方，空氣中即有細菌。

3、或者投擲裝滿細菌塵埃的容器或炸彈，這一類容器會在水中開啓，也可以用會被水滲濕後啓開的硬紙盒，把它投到貯水池或湖沼中，這些地方的水是人和動物都要飲用的，並且這些地方的昆蟲會染上細菌並傳播它們。

投擲昆蟲的方法是：

1、投擲外形和普通炸彈一樣的細菌彈，但這種炸彈中，裝滿了帶有細菌的昆蟲，這種炸彈觸地後即開啓並放散出這些昆蟲來。

2、投擲盛有昆蟲的硬紙製容器，這種容器觸地後即行裂開，昆蟲就會帶着細菌逸散出來。

3、或以動物散播細菌。

以動物散播細菌的方法是：

1、以裝有降落傘的容器投放老鼠、兔子或其他小野物，這種容器觸地後即放出這類動物，這些動物遍身沾滿帶有細菌的虱子和跳蚤。

2、或用船隻把這類動物從敵人後方海岸放到陸上。

亦有其他撒佈細菌方法：

1、投擲帶有細菌的傳單，大便紙，信封及其他紙製物品。

2、投擲混有細菌之肥皂或衣服。

3、投擲裝有細菌的墨水的自來水筆。

4、或給敵軍部隊投擲沾染細菌之食物。

也可以從榴彈砲或迫擊砲的砲彈中放射細菌，但因距前綫太近，這一做法不安全。

可以撒佈的細菌的類型很多。除開很多奇怪的和平常聽到的細菌外，有幾種比較出名的疾病的細菌，如：斑疹傷寒〔註〕、傷寒、霍亂、痢疾、鼠疫、天花〔註〕、瘧疾〔註〕以及黃熱病〔註〕，都可使用。同時用以粘附細菌的昆蟲也是各形各色，最普通的是虱子、跳蚤、蒼蠅和蚊子。虱子、跳蚤和蒼蠅都可以粘帶斑疹傷寒、霍亂、天花、鼠疫和痢疾病菌，蚊子則能粘帶瘧疾和黃熱病的病菌。

〔註〕下面的註解是鍾惠瀾醫學博士所加的。鍾氏以前是倫敦皇家熱帶醫學及衛生學會的會員，德國漢堡熱帶病學院的研究員。他現在是內科學教授，為中國熱帶病學及傳染病學第一流專家。

——審訊者

「斑疹傷寒的病原是立克次氏小體，瘧疾的發生是由於瘧原蟲，天花和黃熱病是由於兩種不同的濾過性病毒所致。美國俘虜因非醫務工作者，所以他把這些病原與傳染病的細菌混合起來談，是在所難免的。他對於滴滴涕的用途，亦有說錯了的地方。」

有準備是預防細菌彈之最好方法。所有可能的人員均應注射足以預防所有可能的疾病的疫苗。如果投下昆蟲，最好把煤油或其他的油潑在細菌昆蟲的容器上，並加焚燬。如昆蟲已從容器中逸走，最好在這一區域噴撒滴滴涕，能以飛機噴撒尤佳。如果使用帶細菌塵埃，更應噴撒滴滴涕，所有暴露過的食物必須清除，所有暴露過的被服和物件，必須以熱水及藥皂洗刷，用水必須滾開過，食物必須徹底煮熟，呼吸時口鼻必須以罩保護，諸事作畢之後，必須更衣沐浴，所有易於寄生蕃殖細菌的廢物垃圾應加以焚燬。為防蟲起見，夏天所有窗子應有紗窗。在任何情況下，小動物，如老鼠，因帶有跳蚤，均應滅除，以減少鼠疫的危險。如投擲紙製品或其他類似物品，應立即加以焚燬。

在使用細菌武器時，為避免傷害要撒佈的細菌起見，飛機的高度和速度能愈低愈慢就愈好，如果使用裝有降落傘的武器，則任何高度均適宜，但亦不應太高，以一千英尺為宜，使降落傘不致從要投擲的目標區域飄遠去。

威爾遜先生結束這一堂課時，已是下午三點鐘了，他重新提醒我們，不准與任何人談論細菌武器的問題，然後才離開教室。這種課程我們祇聽過一次，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我就去羣山了。

在一九五一年十月間，以及十二月間，我在羣山先後共聽過兩次（每次一小時）有關防禦細菌戰的課程。教官是白朗寧少校。他這一課程是經常舉行的，每一個人都必需參加聽課一小時，十月間與十二月間所講的內容是相同的，這一課程經常舉行的原因是由於輪換計劃的關係，不斷有新

部隊開來；而且記住他的課程的內容對每一個人也是有益的。白朝寧少校告訴我們，敵人會對我們使用細菌戰並非是一無理由的推想。如果他們使用的話，他們就會使用細菌塵埃或帶細菌的昆蟲。他着重地說，我們應該經常和及時地注射防疫針（按俘虜口供，每六週注射一次）。他也談到他一些我在這份材料的第三頁第二段中所涉及到的有關資料。（按爲全文的第七段。——譯者註）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大隊作戰處的訓令官，在我們例行的訓令中告訴我們，每次執行任務後，必須報告我們所投一切「不爆炸的炸彈」（按俘虜口供：所謂「不爆炸的炸彈」意即細菌彈。以「不爆炸的炸彈」代替細菌彈旨在保密），並報告這些「不爆炸的炸彈」都落在何處。這本來就是一種普通的工作程序，並在那時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順便的提醒。這種「提醒」是由大隊訓令官加萊上尉在出發執行轟炸任務前給予訓令時，對所有人員講述的。這天晚上，我因頭痛故未出飛。由另一領航員代替。

我的第二次預先安排好的飛行任務，是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規定我們沿八號綠色航線（平壤與沙里院之間）飛行，按日程表，我們在夜間三點鐘出發。執行任務的人員有駕駛員阿麥斯上尉，領航員我本人及機槍手屈西軍曹。和平常一樣，阿麥斯上尉和我在半夜二時，即出發前一小時，到大隊訓令室及大隊作戰處辦公室報到，我們經常是在這裏檢測氣候和獲得執行飛行任務的情報。在這晚，是由一個我不認識的上尉值班官給我們作指示說：我們將飛往黃州城並投擲兩枚安置在機翼上的炸彈，然後儘快地把我們所帶的其他炸彈投下，並直接飛返羣山。他並說，在黃州投彈時，飛行高度應爲五百英尺，飛行最大速度爲每小時二百英里。我們提起他注意，這樣的飛行高度是否合適，因爲按訓令我們要裝載十枚重五百磅的炸彈。但他告訴我們說，這是極端秘密的，因爲這是細菌彈；並說這次任務不准告訴其他任何人。他告訴我們機翼炸彈已安裝好

了，並已經替我們檢查過了，所以不要去理它們。返防後，就把裝置在機翼上的炸彈當作「不爆炸的炸彈」報告即可。然後我們到中隊作戰科找我們的機槍手，據我所知，他並未到大隊報到，也不知道這是特殊任務。當我們出來去上飛機時，看到一個軍械處派來的崗哨在那裏，他告訴我們翼上炸彈已檢查過了。這是我們已經知道了的。我們自己檢查了在彈艙裏的六枚炸彈。這是六枚普通五百磅的炸彈。三點鐘的時候，我們出發飛往黃州，在城的西沿投擲了那兩枚細菌彈。當時並無爆炸聲，亦未看到任何特殊東西。然後我們繼續向北飛了兩分鐘，把我們的八枚爆炸性炸彈投在距黃州北面五英里的公路上，旋即直接飛返羣山。我們三點鐘起飛，四點鐘投擲炸彈，五點鐘在羣山着陸。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投擲細菌彈的事，我們並把它當作秘密保守起來。對於我來說，這些細菌彈看起來完全和普通五百磅的炸彈一樣。在白天，可能看出一些顯著的特點，但我看見細菌彈時是在黑夜裏。我自己並未安裝過這種炸彈，也未見過別人安裝。在機翼上並無特殊設備。因此裝載細菌彈時和裝載普通彈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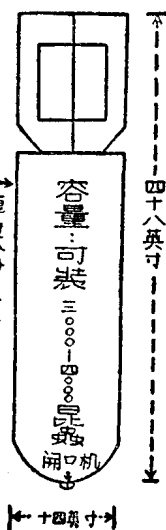
當我們向大隊情報處彙報這一任務執行情況時，我們報告說：在黃州投下兩枚重五百磅的炸彈（事實上細菌彈只重一百五十磅），並在報告中稱它們為「不爆炸的炸彈」，同時也報告了我們在甚麼地方投下了我們的八枚好炸彈。這兩枚炸彈在報告中被稱為「不爆炸的炸彈」顯然是不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這次任務的目的。但是更高級的司令部能够核査這些報告，並知道細菌投撒在何處。

一月十日，不知是偶然的，抑或是有計劃的，同樣的任務又交給了阿麥斯、屈西和我三個人。

這一次阿麥斯和我先到大隊作戰處報到。他們告訴我們說，四枚裝置在機翼上的都是細菌彈。這次的目標是八號綠色航綫上的中和城。細菌彈投下後，應儘快地把其餘炸彈丟掉，然後即行飛返基地。我們仍舊要對這次任務保守秘密，並在報告中稱細菌彈為「不爆炸的炸彈」。我們投細菌

彈時的最大航速爲每小時二百英里。我們的飛行高度爲五百英尺。仍舊由軍械處爲我們檢查了機翼上的炸彈。我們從中隊作戰科裏叫上了屈西，就到飛機上去。機翼上的炸彈仍舊和普通炸彈一樣。一個軍械處的人員對我們說，我們勿須爲機翼上的炸彈担心，因爲一切都已準備停當了。我在彈艙裏檢查了其他炸彈。三點整起飛，逕赴中和城。四點十分，以五百英尺的高度及每小時一百九十里速率，在中和城西沿，投下了我們的細菌彈之後，我們繼續往南飛去，並在黃州以北的公路上投擲了其他普通炸彈。然後折返羣山基地。着陸時是五時十五分。

當我們回來彙報任務執行情況時，我們報告了在甚麼地方投下了六枚好炸彈。並報告在中和城有四枚「不爆炸的炸彈」，原因和以上所述相同，爲了保守秘密。



上圖是我們所用過的細菌彈圖型。我認爲，細菌彈來自於製造防疫疫苗那一類的醫藥供應處。我相信這個供應處是在日本：不在本州就在九州島。

如果這一種我們投擲過的細菌彈被使用，它將於觸地時即行開啓，並把細菌和昆蟲撒露於空中，如外界天氣冷，則昆蟲就會蟄伏或行動緩慢，可是太陽會以其熱力使它們活躍起來。

傳單是由C-47轟炸機在北朝鮮投擲的。這類傳單是盛在盒子中投下的，盒子在空中就會啓開，並把傳單撒佈在很大的地區內。這類傳單能用於細菌戰中。

投擲細菌彈時，由駕駛員負責投擲，領航員負責記錄投擲細菌彈的時間、地點和數目。投擲細菌彈是以電鈕操縱的。

任務完成後，當飛行人員向大隊情報處報告任務執行情況時，所有全機執行任務人員均參加這一彙報，但只由駕駛員及領航員發言，這是一種非正式的彙報，全機所有人員，都圍着一張桌子坐下，向一個諜報處派來的士兵彙報。他聽取彙報，並把內容記在紙上，這一記錄是要呈交他的上級的。這就是細菌彈在彙報中被稱為「不爆炸的炸彈」的原因，以便使未授予權利的諜報人員及飛行人員不知道這種任務的秘密。

據我所知，B-29型飛機是唯一用來投擲普通細菌彈的，這種細菌彈看上去與平常炸彈一樣。究竟B-29並不適合用以投擲其他種類的武器。傳單是由B-29型及C-46與C-47型運輸機投擲，但主要是用B-29投擲。運輸機最適合於投擲所有其他類型的細菌武器。例如硬紙盒，帶降落傘的容器及衣服、食物、肥皂、紙張和自來水筆。B-29也能投擲這些武器。

至於說到我們甚麼時候開始使用細菌彈，大約在年初，即約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因為這是我們所有的人接到注意「不爆炸的炸彈」的通知的日子。大概在其他單位，如第四百五十二轟炸聯隊，也是在同一時間開始進行細菌戰。

當然，使用細菌彈的決定是極端秘密的。但由於這一決定的嚴重性，無疑是由很高級的司令部決定的，可能是東京遠東統帥部的決定。

凱尼斯·L·伊納克

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

註：本文所有括號中的文句，是審訊者與譯者的註解。

又：供詞第一段中之地面學校，據查可能是航空科，該科所授課程為氣體動力學、地圖繪製、及航空攝影等。

美國戰俘伊納克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封信

我的名字叫凱尼斯·L·伊納克，是一個來自俄亥俄州楊斯頓的美國人。我生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今年二十七歲，我讀完了高中，並在大學唸了兩年。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我被徵入空軍。現在我是第五航空隊第三轟炸聯隊第三轟炸大隊第八轟炸中隊的一個中尉領航員，駐地是在朝鮮羣山。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點至三點，在日本岩國地面學校，我曾聽了一次有關細菌戰爭的秘密課程，該課程是由一個平民威爾遜先生講授的。我們有二十五個人參加了這課程，其中十名駕駛員及十五名領航員，按級別區分，有四個上尉，十五個中尉，六個少尉。在駕駛員中我記得有萊麥克上尉、白勞頓中尉和斯密特中尉；在領航員中我記得有哈地中尉、戴古中尉、白朗中尉、吉林斯基少尉、拉遜少尉、納爾遜上尉和我自己。這次課程是講授有關進行細菌戰爭的各種不同的方法：或投下粘附細菌的昆蟲的炸彈，或利用炸彈或噴射的方法散播細菌塵埃，或以降落傘降落粘附細菌和昆蟲的小動物如老鼠之類，或在湖沼及水源中施行細菌傳染，或投下傳單、紙張、筆、肥皂、食物、衣服和其他帶有細菌的物品。這類細菌如斑疹傷寒、傷寒、瘧疾、黃熱病〔註〕、痢疾、鼠疫、霍亂、天花〔註〕和其他許多疾病的細菌都可以被使用。跳蚤、蒼蠅、虱子、蚊子和其他的昆蟲可被利用以散播細菌。老鼠和其他的小動物也可以被用以粘附昆蟲和細菌如跳蚤和鼠疫細菌。蚊子能粘附瘧疾和黃熱病細菌，蒼蠅、虱子、跳蚤能粘附其他疾病的細菌。